DOI:10.13216/j.cnki.upcjess.2018.06.0014

会话隐意的认知识解

徐万治,阿卜杜外力·热合曼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摘要: Grice 的会话含意理论在语言哲学领域引起了长期的争议,很多学者相继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美国语言哲学家 Kent Bach 提出的会话隐意理论为话语意义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Bach 的理论框架不够完善,在隐意的产生机制、解读机制和解读方式等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缺陷。通过讨论隐意的认知识解,对 Bach 理论的不足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以优化会话隐意理论。

关键词:会话隐意;认知识解;修正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6-0086-07

一、引言

Grice 指出,说话者意义由所言(what is said)和所含(what is implicated,以下简称含意)组成。[1] 所言指的是说话人明示表达的,与句子的语言(语义)内容密切相关的字面意义或最简命题。含意指未明确表达的,但与说话人意图相关的,基于语用因素而推导出来的更多命题或交际意义,分为规约含意和会话含意。其中会话含意是话语参与者在相互遵守会话原则或某一准则的基础上推理得到的,可细分为一般会话含意和特殊会话含意,前者是某些语词正常使用(不需要特定的语境)产生的这样或那样的含意,后者则指完全依靠语境推导出来的最终交际意义。[2] 24-37

Grice 关于所言和含意之间的区分对会话意义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他没有提供区分一般会话含意和特殊会话含意的确切标准。因此,后格赖斯学派试图完善其理论框架。[3] Bach 在 Grice 关于所言和含意概念的基础上加入了“隐意”(impliciture)这一中间层。他认为,说话者不采用任何修辞手段,可不完全明示(非字面)地表达一个命题,但真正要表达的却是和所言密切相关的另一命题。说话者试图让听话者用补足(completion)或扩展(expansion)的语用加工去发现某句话表面上没有但却又是它所包含的一种概念。Bach 将这种没有明说,但又不是特殊会话含意的意义称为会话隐意(conversational impliciture)。[4]126 Bach 关于会话意义层次的三分法虽然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对隐意的认知识解的解释还不够确切或细致。本文首先介绍 Bach 的会话隐意概念,指出所言、隐意和含意三者的联系与区别;然后探讨隐意的产生机制、解读机制和解读方式,旨在修正和补充 Bach 的会话隐意理论假设。

二、隐意概念的提出

Bach 的会话隐意理论是在 Grice 的会话含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两者的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两者都认为所言是指独立于语境的最简命题。人们经确认说话者的身份、说话时间、指称、句子元素的意义、顺序及语法特征,消除词汇歧义获得所言的意义。在 Bach 看来,所言甚至不能构成一个完整命题,而只是一个命题基(propositional radical)。[4]127 其次,Grice 主张含意是从话语的语境和关于话语如何实现的知识推导而来的间接意思。说话者在表达一个意义的同时,也传达不可明说的、超出其所言的另一个命题。[2]24 所以,在理解过程中,听话者首先要获得表示话语字面意义的所言,并参照语境进行检验,如与交际期待不符,就再进一步推理非字面意义,即含意。Bach 认为,虽然隐意和含意都是超出所言的交际意义,是弦外之音,但与后者不同,前者所表达的信息概念已潜在话语里,通过对语言形式的默认认知来自动实现,不一定要有意识地识别话语的字面意义或确定所言。最后,Grice

收稿日期: 2018-05-16
作者简介: 徐万治(1962—),男,山东昌邑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语用学、应用语言学。

指出含意具有不可分离性,“不能找到说出同一件事但并不产生含意的另一种方式”[2]39。而在 Bach 看来, 隐意是可以与语言表达形式分离的,话语的语言省略形式与最简命题形式都表达同一件事,即形成同一个所言,但后者却不构成隐意。[4]136

而另一方面,后格赖斯学派否认 Grice 的会话原则及其准则对言语交际的作用,用关联理论对意义的理解做了阐释。他们坚持认为话语的显性意义(所言)应包含完全明示的但不组成交际命题(说话者意义)的语言编码意义和不完全明示的但组成交际命题的扩展意义。据此,他们引入明意(explicature)假说来替代 Grice 的一般会话含意学说,认为明意是语言编码内容的语用推理延展。[5-6]他们认为编码的语言形式仅是明示刺激,不拥有暗示意义。话语意义不管是明示的还是部分隐含的,听话者接收这种刺激时均依据关联原则,通过话语指称确定、词义解歧和语用充实来直接确认具有交际功能的命题形式,即明意。如果话语意义是暗示的,明示刺激不能被编码为逻辑形式,这个意义才能称之为含意,含意完全是由语用推理获得的。

后格赖斯学派和 Bach 一致认为,虽然话语的语用充实意义(明意/隐意)已超过严格意义上的所言,却不能划入到所含范畴。一方面,后格赖斯学派基于关联原则,认为话语本身具有语义不确定性,需在给定的语境中加以确定。明意是话语逻辑形式的引申意义,是所言的一部分。[7]而另一方面,Bach 认为所言和隐意概念的内涵有所不同,在语言交际中“有不明示的意义,但没有不明示的所言”[4]144。隐意作为交际意义的一部分,是通过语用扩展,隐式地进行交流的。[8]据此,这种意义不能成为所言的一部分。

本文认为与 Grice 的话语意义包含所言和含意的二分假说相比,Bach 的三分说似乎更加合理,即话语意义由所言、隐意和含意三个独立层面构成。所言指话语明示表达的语言确定意义,涉及指派、解歧及句法省略的加工等一些语用元素;含意指话语间接表达的、完全分离语言形式进行全局语用加工的说话人的意图意义;隐意则指对话语所传递的隐含内容进行局部语用加工的充实意义。与所言不同的是,隐意传递的充实概念不对应于话语的任何语言成分;与含意不同的是,隐意产生的命题是基于所言的扩展命题,并非脱离所言的额外命题。换言之,隐意是所言的发展和含意的输入。

但需要指出的是,Bach 只是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考察了会话隐意现象,其关于隐意的认知过程及机制的理论假设仍有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修正和完善。据此,本文拟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隐意的认知过程可看作语义本体通达语用充实的心理运作过程,因为认知过程指的是认知机制的操作过程。[9]既然语义本体与语用充实之间存在连通关系,那么,这种连通关系就是隐意的认知识解机制。换句话说,隐意的认知机制是指它的产生机制和解读机制,也就是从产生到解读的语用推理过程,推理的基础就是认知,或者说认知是语用推理的根本途径和手段。鉴于此,隐意的认知机制研究至少涉及以下三个问题:隐意的产生机制,隐意的解读机制,隐意的解读方式。

三、隐意的产生机制

隐意的产生机制指的是,话语参与者的概念信息和语言形式如何整合并构建具备交际功能的隐意。虽然 Bach 指出隐意是逻辑上先于含意的语用充实层面,但是他没有提出隐意产生的条件。阿卜杜外力等人提出了会话隐意产生的四个条件:说话者的意图、听话人的交际期待、合理的所言和语境的参与。[10]96-98基于此,本文从认知语用学的视角对这些条件在隐意产生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探讨。

首先,隐意是说话者向听话者表达真实意图的反映。在语言交际中,意图交流顺应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心理需求。说话者应愿意并期待听话者可以关注到当前场合中所说的话语并获知该话语传递的交际意图。[11]以话语(1)为例,假设同学们打算去爬泰山,小王为了便于安排行程,在给泰山的朋友打了电话之后,对大家说:

(1) It is raining.

(1a) It is raining (here).

(1b) It is raining (at Mount Tai).

句(1)涉及的下雨地点是隐含的。就话语本身来说,这个地点在逻辑上可以是任何地方,但就交际意图来说,小王同学要“突显”的只能是语用上的一个地方。小王认为某地下雨这件事对本次旅行至关重要,必须告知有关同学,此时,小王就产生了交际意图,而且是真诚的意图。这一意图进而激发了他的言语行为,即用口头形式将含有其交际意图的语言编码传递给有关同学,即“It is raining”这一所言。

其次,隐意的产生与说话人的意图及听话人的期待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话语交际成功的关键在于说话人要考虑到听话人期待其所说的话语具有真实性、信息性、关联性及合理性。以话语(1)为例,小王相信同学们也关心本次旅行是否顺利,同学们在

等待他提供有关本次旅行的相关信息。同学们的这一期待,不仅促使小王完成了打电话的实际行为,还促使他完成了汇报电话信息的言语行为。一般来说,话语的语用推理意义在听话人对说话人所说话语及交际意图的期待和通过该话语传递的信息相契合时才能生成。[12] 诚然,说话人的意图和听话人的期待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冲突与偏差。如果说话人意图和听话人期待之间没有对应关系,就应该考虑到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揭示客观实际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原型隐意也许不会产生或被取消,会有其他意义来代替交际意义。

再次,合理的所言是隐意的输入。隐意是超越所言的交际意义,它在所言的基础上产生。比如话语(1)中,小王知道并相信同学们能够听懂"It is raining"所表达的字面意思,这也是小王之所以这样说的前提。同学们只有将此种意义与其他已知信息组合,对在话语情景中可及的新信息进行语用加工以构建与操作其概念表征,才能既获取话语的隐意(1b),又能理解小王表达的意图。事实上,因为对话语的语用加工在句子第一个单词产出时就开始进行,而且由于语用充实的加工运行在局部或短语层次之上,所以语用加工的输入是话语的字面表达意义,但不一定是字面句子意义或最简命题。换句话说,我们所谓合理的所言指的是话语明示表达的说话人思想,所言虽然与话语的字面(语义)意义密切相关,但不能总是把它与最简命题等同起来。[10]97 比如在给定的条件下,听话者从话语"你不会死的"中要推导出隐意"你不会因那个病死的"时,不必复原最简命题"你是不朽的"。

最后,语境对隐意的产生有调节作用。具体语境是与特定的交际场所、话题和人际因素有关的客观物理环境;认知语境是指使这些因素内在化、认知化和系统化的主观经验知识。[13] 其中具体语境是认知语境的物质基础,可以从交际现场中获取;认知语境是具体语境以社会表征形式存储的心理图式,需要从大脑中提取。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参与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认知语境知识对话语隐式表达的概念信息进行认知处理。鉴于此,隐意的产生过程是具体语境和认知语境的交互参与过程。仍以话语(1)为例,小王调用了具体语境信息及认知语境知识。小王认为同学们和他处于同一个物理环境,即相同的话语发生地,因此,大家对话语发生地是否在下雨是很清楚的。根据关联认知原则,小王相信同学们能够找到其话语的最佳关联,即下雨地点是旅游目的地。至此,小王依据省力原则只说了语义不确定的话语"It is raining",但却成功地表达了其语用充实命题"It is raining (at Mount Tai)"。

综上分析可知,在隐意的产生过程中,意图和交际期待是刺激条件,它们激发了所言;而所言是前提条件,是隐意产生的前提;语境是控制条件,保证了隐意的顺利传达。我们可以用图 1 来描述隐意的产生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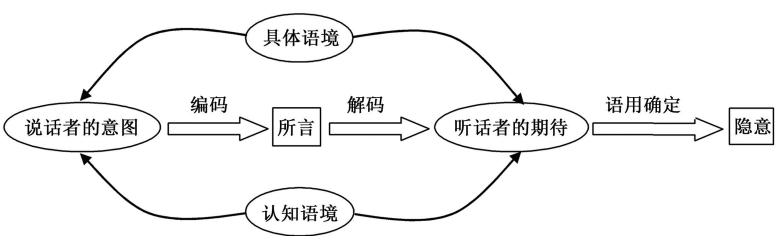

图 1 隐意的产生机制

如图 1 所示,说话者的话语是有意图的,说话者为了满足听话者的交际期待,根据关联认知原则和省力原则,将意图编码成交际参与者互知的、表达所言的语言形式,通过语言编码明示他的交际意图,并希望听话者根据语境、通过语言解码推导出他的真正意图。说话者相信听话者能结合具体语境信息和自身的认知语境知识,解读话语的所言意义,如果所言意义满足不了听话者的交际期待,他就以语用确定的方式推导说话者话语的隐意。

四、隐意的解读机制

Bach 依据标准化的非字面意义(standardized non-literality)假说来解释隐意的解读机制。在他看来,隐意系话语以标准化形式表达的非字面意义,其解读基于语言形式的默认认知和共享背景自动获得,不需要特殊的规约或特定的语境。[14] 也就是说,从话语到隐意的交际推理过程中,听话者不用考虑与所言相关的其他可替代选项而直接得出结论。[15] 如话语(2)通常传达的并非其语言编码的字面意义或所言解释(2a),而是其标准化的典型意义或隐意(2b)。

(2) I've had breakfast.

(2a) I've had breakfast (yesterday).

(2b) I've had breakfast (today).

然而,笔者认为尽管一些话语的隐意解读可以

从标准化的认知假设中得到解释,但另一些话语的隐意解读并非如此。日常语言交流中,话语语境不同,听话者通过语用假设而获得的隐意也会不同。如对话语(3)的理解。

(3)Zhang San's book is on the table.

(3a)The book Zhang San (owns) is on the table.

(3b)The book Zhang San (wrote) is on the table.

(3c)The book Zhang San (bought) is on the table.

(3d)The book Zhang San (borrowed) is on the table.

(3e)The book Zhang San (read) is on the table.

(3f)The book Zhang San (reserved) is on the table.

根据标准化假设,从(3a)到(3f)的不同释义中,有一种是该话语的标准化或典型意义,但若不考虑语境,很难确定哪一个是。众所周知,“书”与人的关系并不总是单一的拥有、买、借、读或写等关系,随着话语主题和语境的不同,传递的概念信息也会变化。假设说话者和听话者都是书店销售员,那么话语(3)中“Zhang San's book”指的是“张三撰写的一本书”(3b);假设说话者和听话者都是大学生,听话者想借张三昨天买来的一本书,那么同样的表达方式会产生另一种不同的意义,如(3c)。由此可见,隐意不可能完全受语言形式的约束,语境的作用不可忽视。即使允许某一话语随语境的变化而生成太强或太弱命题[16],但是找到准确的标准隐意并非易事。换言之,某一话语存在多种意义,但将所有的意义选择都看作标准意义是武断的。

另外,隐意的标准化假设还在话语的语用加工问题上缺乏灵活性。比如,话语(3)中,如果“Zhang San's book”默认表示的是张三和书之间的拥有关系,那么如果说话者的意向是这本书是张三所借的书,这时,所谓标准化解释首先要被取消或压制,再进行深度加工。这一过程无疑需要更多的加工资源,增加听话者的处理负载。因此,从处理角度来看,Bach 关于隐意的标准化观点不具有充分的解释力。因为,产生所谓标准化释义的认知机制也会以同样的认知方式产生其他可替代释义。在给定的语境中,听话者从一系列释义中省时省力地筛选与说话者意图和自己期待最为关联的意义选项,不需要首先获得话语的默认意义,再对其进行取消并重新分析的两步式加工模式。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隐意的解读是认知语境知识加上具体语境因素的综合推理,从而还原说话者的言语意向。与 Bach 的标准化假设相比,满足制约条件(constraint-based)假设对隐意的解读具有更强的解释力。[17]根据满足制约条件假说,隐意的解读与许多制约因素的交互作用有关,如果得到制约条件的有利支持,可以作为优先性的解释,听话者无须付出额外的认知努力。[10]99反之则反。这些制约因素包括对外部世界的百科知识、语言使用特征、社会文化规约、交际者的意图与期待、个人认知能力和言语产出的具体场合等。语言交际者根据先前获得的社会经验和百科知识,对某种语言表达形式在给定语境下的使用有一定的期望和假设。比如,一旦受到某种特定语境所激活信息的制约,就会组成在该语境下最恰当的语言表达形式;一旦确认某种语言表达形式,就会形成与当前话语有关联的语境假设。

由此可见,隐意的解读具有一定的语境敏感性。为了正确识别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不但要理解话语的句法和语义意义,而且还要理解语用意义,这涉及社会情景、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特征和语言使用范围等。因此,具有交际功能的隐意通常并不是标准化的固定意义,而是话语一系列解释在给定语境中的析取。也就是说,听话者对话语的语用推理或所获得的隐意解释随语境可及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在这种情况下,隐意不存在默认解读的问题,如话语(3)。交际意义识解的认知推导机制具有灵活性、动态性和操作性等特征,听话者可以在不同的物理环境中快速地调整对话语意图的期待,通过整合多种可及信息,直接获得恰当意义选项。而且,在给定的条件下,可替代意义的解读并不需要额外的认知努力。[18]24

当然,某些话语的隐意概念受社会认知和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已存储在长期记忆里,并通过其表达形式的反复使用成为约定俗成的标准化意义,在日常交流中基于语言形式的默认认知即可优先理解,不一定需要依赖具体的语境,如话语(2)。[18]23-24在语言交际中,具体语境所提供的信息是短期记忆或工作记忆内容,它们起到提示作用,并协助激活听话者的长期记忆内容。此时,具体语境和认知语境之间呈现交互作用和相互效应。当具体语境和认知语境相互排斥时,其中制约性较强的语境效应可排出制约性较弱的语境效应,听话者在意义推理时从最为满足制约条件的语境假设开始加工。假如当前情景中话语(2)“I've had breakfast”要表达的意图意义是释义(2a)“I've had breakfast (yesterday)”并非释义(2b)“I've had breakfast (today)”。此时,具体语境提供的假设(2a)与认知语境提供的假设(2b)会发生冲突,但由于假设(2a)更具有真实性,所以要排除假设(2b)。需要指出的是,当这两种假设发生排斥时,必须是在假设(2a)足以压制或替代假设

(2b)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具体语境的制约效应。[19]但是,就话语(2)而言,其隐意释义(2b),经过语言形式的反复使用,已经在大脑中成为了内在化和认知化的常规意义。所以,即使具体语境不利,人们仍可以借助认知语境从长期记忆中提取此种释义,并将其看作交际意义。因为,认知语境所提供的假设(2b)此时没有受到具体语境所提供的假设(2a)的压制和排除,所以具体语境不足以产生有效的认知效果且不能满足意义推理的制约条件。

总之,语言理解是错综复杂的动态认知过程,Bach 关于隐意解读的标准化假设无法对此做出全面且令人满意的解释,而最近受学界关注的以满足制约条件为依据的相关理论假设却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有些话语的默认隐意显著,相对独立于具体语境,根据听话者原有的经验知识,可以比其他意义优先解读,其加工速度快、难度低;而另一些话语的隐意不确切,对具体语境的依赖性较强,在给定的条件下,所言或其他可替代的解读并不需要很多认知努力。

五、隐意的解读方式

–隐意的解读机制研究应聚焦在隐意推理的多样性上,即一个话语的语义概念可以连通若干其他概念意义。那么,听话人是如何激活并选择其中某一概念意义,进而得出隐意的呢? Bach 提出了两种隐意解读的方式:补足和扩展。[4]125-126

(一)补足

当一句话即便是在解歧和指派之后,其规约意义仍不能表达一个语义或概念上完整的真值条件命题时,理解话语就需要通过概念填充来产生完整的句子命题,这个过程称作“补足”。如语话(4)。

(4)This steel is not strong enough.

(4a)This steel is not strong enough (for something or other).

(4b)This steel is not strong enough (for building a 500-storey building).

话语(4)尽管在结构上是完整的,但是,即使我们搞清楚了指示词 this 的所指,仍不能确定这种钢材对做什么来说是不够结实的。(4a)只表达了一个弱命题或命题基,不是(4)的确切隐意。要想弄清该句的准确隐意,必须根据语境补充完善特定信息来实现话语的真值条件,从而得出该句的隐意(4b)。这个过程不仅受语义限定,也受语用制约。

(二)扩展

Bach 提出的隐意的第二个解读方式是“扩展”,相当于后格赖斯学派的“自由充实”(free enrichment)。[20]虽然一句话表达了一个完整的命题(也可能是语义补足的结果),但这个命题不是说话者想表达的命题,该命题明示表达后需要通过概念的充实和精制来确定真正的交际命题。例如话语(5)。

(5) Wang cut a finger.

(5a) Wang cut a finger (either his own or someone else's).

(5b) Wang cut (his own) finger.

尽管该句在语义上表达了一个完整的语义真值命题(5a),但它不是说话者想交际的命题,交际命题是具体化的语用扩展意义(5b)。因说话者没有明示传达小王弄伤的是谁的手指,这个概念是说话者意图的一部分,需要在给定的语境下,以扩展的方式来获取,它不对应于句内任何语义成分。因为话语(5b)里没有需要语义填补的槽位,扩展不是语言控制的,是自由的纯语用过程,是概念上的强化,不是逻辑上的强化。

(三)转移

Bach 的“补足”和“扩展”对一般话语的隐意有较好的阐释力,但不足以完全解释含有隐喻、转喻等修辞手段的话语所表达的隐意。虽然 Bach 认为,与说话者以暗示表达的、产生间接言语行为的含意相比,夸张、隐喻等修辞类话语都具有直接言语行为的特性[4]144,但他对这些比喻性话语的界定或意义范畴问题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定义和解释,而只认为它们不在隐意范畴之内[4]125。然而,关联理论则认为,夸张、隐喻和借喻等非字面话语是词汇概念意义的调整(扩大或缩小),对所言有影响,因此可归类为明意。[21]笔者认为,虽然与补足和扩展两类隐意解读方式相比,隐喻、借喻和夸张等修辞手段与语义编码之间的分离性更为突出,但它们都是相同语用加工过程的不同结果,都对话语的常规或字面语义变化有影响作用。[10]95无论话语是语义不确定、语用松散还是非字面表达,它们都依靠语义命题、当前语境和认知效果之间的相互调整,通过局部语用过程直接生成构建特定概念的隐意,进而为通过全局语用过程间接推论出的含意提供一个语用真值命题,以便满足交际期待。因此,隐意不仅仅涉及说话者的字面言语行为,还应包含表示非字面言语行为的夸张、隐喻和借喻等修辞类话语。如果这样,Bach 提出的补足和扩展两种解读方式就不能完全解释隐意的解读机制。我们认为,语义真值的转移(transfer)过程[22],可以弥补这一不足。

转移是一种概念重构。在补足和扩展过程中,命题成分由语境获得,是在语义结构上补充一个槽

位或添加概念成分。在转移过程中,已获得的语义成分映射到代替它的其他成分。理解话语(6)的隐意我们需要从“火腿三明治”表达的原级语义值转移到次级语义值,即“点了火腿三明治的人”,亦即对“火腿三明治”进行概念重构,结合对语境的理解,形成“点了火腿三明治的人”的概念。

(6)The ham sandwich is getting restless.

(6a)The man (who ordered sandwich) is getting restless.

至此,我们可以用图 2 表示隐意的识解机制。

如图 2 所示,在满足隐意产生的诸条件的前提下,话语表达的所言先以语义确定得以解码,传递给听话者并匹配其交际期待。然后,听话者通过补足、扩展或转移,进行进一步的语用加工,在认知语境和具体语境的作用下获得隐意。在此过程中,在合作原则指导下,听话者相信说话者有诚意通过话语表达某种意图,且听话者知道说话者相信听话者有能力根据语境推导出话语的隐含意义。听话者依据关联认知原则,对话语可能表达的隐意进行推理加工,直至找到最佳关联。如果隐意满足不了听话者的交际期待,他将继续通过语用推理获得含意,最终完成交际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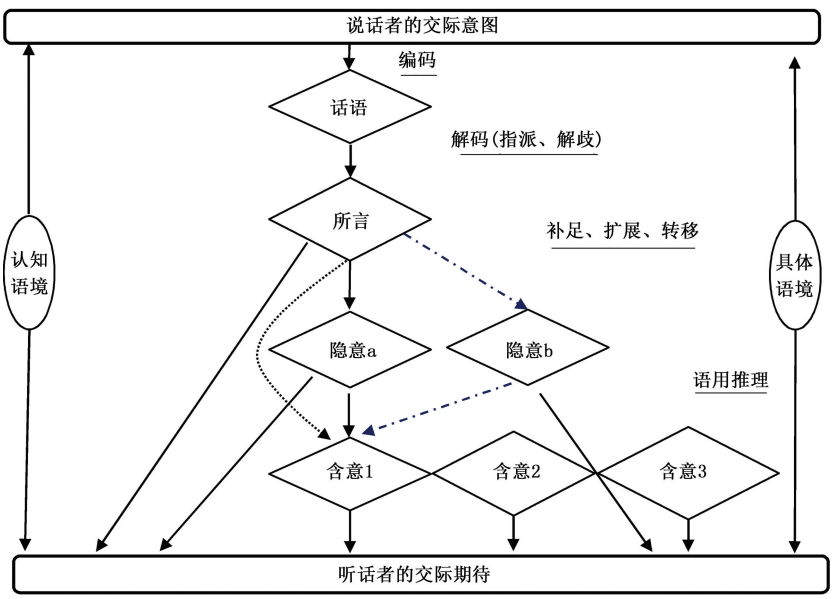

图 2　隐意的识解机制

通过对会话隐意产生和解读机制的研究,我们发现隐意的识解过程有以下特点:

第一,虽然隐意处于所言与含意的中间层,但受语境影响,它的中介作用具有临时性。如果听话者的交际期待在隐意阶段得以实现,隐意成为最终交际意义,就不需要用进一步的语用加工来理解含意。

第二,一般情况下,如话语(7),话语表达的是标准化的隐意(7b);但在特定的语境中,同一话语会产生其他具有交际功能的隐意(7a)。此外,听话者依据同一个隐意还可推导出(7c1)或(7c2)等不同的交际意图。

(7) I've had breakfast.

(7a) The speaker has had breakfast (before).

(7b) The speaker has had breakfast (today).

(7c1) The speaker is not hungry.

(7c2) The speaker does not want to be fed.

第三,话语意义的理解不总是线性顺序过程。不同层面意义的获得顺序会不同。人们可以不理会某一层面的意义,直接跳跃到其他层面。如果话语中隐意没有明显产生,听话者可以不对隐意进行加工,而结合认知知识和语言知识,直接推理含意或者完成交际过程。[23] 如话语(8)中听话者或许不必明确事件发生的特定时间,即不解释隐意(8a),直接推理其含意(8b)。

(8) He has been to Tibet.

(8a) He has been to Tibet (five years before).

(8b) He does not want to go to Tibet again.

六、结语

通过综述学界关于隐意的争论,我们认为 Bach 的会话隐含意义的观点比较符合语言事实,即隐意是介于所言和含意的中间层。但是,我们认为 Bach 的理论框架还不够完善。隐意不能脱离所言,隐意的产生取决于说话者的意图、听话者的交际期待、合适的所言和语境的参与等因素。关于隐意的认知处

理,Bach 所谓标准化的非字面意义假说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同时存在局限。隐意的识解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其推理过程受各种言内和言外因素的制约。此外,隐意的解读方式除了语义补足和语用扩展外,还应包括处理修辞类隐意的转移过程。

参考文献:

[1] Grice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 [C]//P Cole, J Morgan.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41-58.

[2] Grice P.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 Levinson S C. Three Levels of Meaning [M]//F Palmer. Grammar and Meaning: Essays in Honour of Sir John Ly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93.

[4] Bach K.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J]. Mind and Language, 1994(9).

[5] Sperber D,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1986:182.

[6] Carston R. Thoughts and Utterances: the Pragmatics of Explicit Communication [M]. Oxford: Blackwell, 2002:116.

[7] Levinson S C. Presumptive Meaning: The Theory of 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12.

[8] Bach K. Saying, Meaning, and Implicating [M]//K Allan, K M Jaszczolt.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65.

[9] 程琪龙. 转喻的认知机制和过程 [J]. 外语教学, 2011(3):2.

[10] 阿卜杜外力·热合曼, 刘振前, 徐万治. 隐型含义新解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7(6).

[11] Henst J-B V D, D Sperber. Testing the Cognitive and Communicative Principles of Relevance [M]//D Wilson, D Sperber. Meaning and Relev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281.

[12] Hamblin J L, Jr R W Gibbs. Processing the Meanings of What Speakers Say and Implicate [J]. Discourse Process, 2003(1):75.

[13] 熊学亮. 语用学和认知语境 [J]. 外语学刊, 1996(3):2.

[14] Bach K. Standardization Revisited [M]//A Kasher. Pragmatics: Critical Assessment. London: Routledge, 1998:712-717.

[15] Bach K. You Don't Say [J]. Synthese, 2001(128):25.

[16] Bach K. Knowledge In and Out of Context [M]//J K Campbell, M O Rourke, H S Silverstein. Knowledge and Skeptici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0: 105-136.

[17] Degen J, M Tanenhaus. Processing Scalar Implicature: a Constraint-based Approach [J]. Cognitive Science, 2015(4):671.

[18] 阿卜杜外力·热合曼, 刘振前. 一般会话含义解读模式的鼠标跟踪实验研究 [J]. 外语教学, 2018(1).

[19] 苗兴伟. 关联理论与认知语境 [J]. 外语学刊, 1997(4):9.

[20] Recanati F. Direct Reference: from Language to Thought [M]. Oxford: Blackwell, 1993:243.

[21] Wilson D, R Carston. A Unitary Approach to Lexical Pragmatics: Relevance, Inference and Ad Hoc Concepts [M]//N Burton-Roberts. Advances in Pragmatic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230-259.

[22] Recanati F. Literal Mean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26.

[23] 徐万治, 阿卜杜外力·热合曼. 会话隐意的实验语用研究 [J].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90.

责任编辑:夏畅兰、曹春华

The Cognitive Construal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XU Wanzhi, Abuduwaili REHAMAN

(*College of Art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East China*),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language philosophy, Grice's theory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has brought about continual controversial issues. Many scholars have come up with their own views, among which Kent Bach's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has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However, 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has drawbacks in terms of the gene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mechanism of implicature.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construal of implicature, this paper tries to refine Bach's theory by making some correction of the cognitive construal of implicature in terms of its gene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cognitive construal; improvement